

【小說】燃燒的夏天 6之6 李佩甫

廠長說：「軍中無戲言。你跟我走。」兩人轉過彎來，就見數萬名職工，以車間為單位，分成數路，一列一列、一隊一隊，正擁向一個擺在路邊上的辦公桌，看樣子像是在交什麼。

默然的像長蛇陣一樣的隊伍，從一個個車間裡緩緩地走出來……

趙局長不解地問：「這，這是做什麼？」廠長興奮地說：「看看吧，這就是我們北鋼的工人！他們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都拿出來了。這就是我們要交的電費！」

工人們一個個在辦公桌前交集資款……總會計師潘亞君親自一個個在登記、收款……

趙局長一下子怔住了。他沉默良久，終於說：「老徐呀老徐，你，你……」說著，他突然拉開手提小包，掏出手機，說：「我是趙明程。立刻給北鋼總廠送電！」

三十六

整頓後的北鋼總廠又開工了。廠院裡，車間裡，到處可見「成本目標管理」的圖表。

工人們正在各自的崗位上忙碌著。大街上，北鋼總廠的對面，那些「吃」北鋼的店家關門了。

身穿工作服的廠長背著手，在廠區內走著。

中午，在一個車間的控制室裡，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拿著兩根油條走進來，大咧咧地對一個看儀表的姑娘說：「小萍，撕張記錄紙。」

只見那年輕女工忽地站起來，擋住他說：「不行不行，都實行成本核算了。」

那青工說：「一張紙才一分錢。」那女工一扭腰說：「咋不去撕你們車間的？我當的就是這一分錢的家麼！」

那青工說：「好好，算啦。」說著便無趣地走了。

廠長在玻璃窗外看著，笑了。煉鐵車間，高爐正在出鐵。一位青年工人正在用鋼湯匙測溫……

當一個電視台的記者走到跟前時，他已經測完了。記者笑著說：「哎，再來一次，我給你拍個鏡頭。」

那工人看了看他，說：「再測一次？測一次三塊，算誰的？」

記者一下子愣住了。好半天才緩過神來，他搖了搖頭，扭頭一看，發現廠長進來了，忙上前拉住廠長……

廠長一聽，笑了。他兩手一攤，說：「我也不當家呀。多測一次，成本要多三塊錢，這是他的權利。你還是等下一爐吧。」

三十七

煉鋼車間，機器轟轟地響著。

轉爐前，火光熊熊，鼓風機嗚嗚地響著，萬林正在指揮工人做出鋼的準備。

萬林朝遠方的天車女工劉惠英打了一個手勢，天車從空中緩緩駛來……

就在這時，萬林突然來到爐前，俯下身子一看，說：「不好，爐體燒穿了！」

說著，他就吹起了哨子！轉爐前，一時鋼水橫流！

立時，電話機一部部響了。有人在電話上高聲喊：「喂喂，五車間出意外了！」

廠長在總調度室拿起電話，命令道：「我是徐振海，命令各有關部門，五分鐘內，立即趕到事故現場！」

煉鋼車間一片忙亂。轉爐前，萬林和當班的工人冒著1700度的高溫，正在奮不顧身地搶險……

這時，廠長、總工程師、總會計師帶著大隊人馬趕到了。廠長衝上一線，親自指揮搶險！

在搶險中，萬林被燒傷了。搶險過後，轉爐終於保住了。

然而，廠長卻站在爐台上宣布說：「首先，我要表揚同志們，為你們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感到驕傲和自豪！同時，我也要宣布一條決定：自即日起，你們車間否決全月獎金！我作為廠長，下浮一級工資，扣發全年獎金！」

眾人都默默地望著廠長。廠長說：「成本否決不講客觀理由，也不搞下不為例。至於事故原因，將責成相關部門，立即組織調查！」

三十八

晚上，在煉鋼車間裡，只有廠長和萬林在爐前坐著。

廠長遞過一支煙，萬林默默接了過來。兩人各自吸著煙，誰也不說話。

過了一會兒，萬林終於忍不住說：「廠長……」

廠長拍拍他，不讓他說下去。就在這時，秘書小周拿著一張報告紙匆匆走進來。萬林立馬跳起來，問：「結果出來了？」

小周對著廠長說：「廠長，結果出來了。」

廠長說：「原因？」

小周說：「是耐火磚的品質不合格造成的。」

廠長面色嚴峻，好久不說一句話。片刻，廠長問：「那封檢舉信查的結果如何？」

小周說：「屬實。檢察院已經立案了。」

三十九

北鋼總廠大門口，一輛鳴著警笛的警車開了進來。

供應處長的辦公室門被人推開了，只見處

長姚春成正坐在辦公桌後一針一針地補褲子呢……？

廠辦秘書小周說：「姚處長，廠長請你去一下。」

姚處長答應說：「好好，我馬上去。剩一針了。」

會議室裡，前來逮捕姚春成的民警對廠長說：「廠長，耗子不小啊！」

廠長鐵著臉問：「多少？」

那民警說：「光家裡就藏著六十多萬！」

廠長沒有說話，只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！

這時，姚春成進來了。他一看這陣勢，臉一下子白了，他喃喃地說：「廠長，我冤枉，有人誣陷我，我冤枉啊！」當民警讓他在逮捕證上簽字時，他卻忽地扭過臉來，撲咚一聲跪下，流著淚對廠長說：「廠長，救救我，你救救我吧！我，老虧呀，那些……那些錢……我一分都沒花，我一分都沒花呀！」

廠長也掉淚了，廠長轉過臉去，說：「老姚，你受黨教育二十多年，你，不該呀……」

兩個警員走上前去，「啪」的一下，把手銬給他帶了。

在轟鳴的機器聲中，一個個鋼坯像火龍一樣在軋機中穿行，一路上一次又一次地改變著原有的形狀……

尾聲

三個月後，北鋼總廠走出了低谷，開始轉虧為盈。

一年後，北鋼的利潤成倍往上翻，一躍而成為全國著名的特大型鋼鐵企業。

北鋼總廠已煥然一新，各種現代化的設備已分期分批上馬……

一棟一棟新建的員工住宅大樓拔地而起……

在北鋼的一次與客戶聯歡的舞會上，南方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對潘亞君說：「老同學，北鋼的情況這麼好，我準備再投入一些資金，你看？」

潘亞君微微笑著，婉言拒絕說：「謝謝。我們不需要了。」

陳西銘試探著說：「要不，等合約到期再續一段？我們對北鋼有信心。」

潘亞君說：「不。不再續了。用你的話來說，這是生意。」

在北鋼總廠新建的室內十分豪華的溫水游泳池門口，一群工人正憑票進場。

在游泳池門口收票的竟是原車間主任黃遂河。一位青年工人跟他打招呼說：「黃師傅，今兒你值班呢？」

黃遂河笑笑說：「我值班。快進去吧。」

廠區大道上，不斷有工人們騎著摩托車進出……

廠外的馬路上，是一個汽車、摩托車、自行車混雜的世界。在人潮中，可以看到有八輛摩托車組成的一個小方隊，打頭的仍是萬林，他騎的摩托車後邊坐著小寶。

在北鋼總廠新建的一個十分高級的住宅小區裡，八輛摩托車風風火火地開了進來。他們把摩托車停在一個門棟前，萬林、劉惠英領著他們進了萬林剛分的三房一廳的新房。

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說：「頭兒，不錯呀？該請我們吃喜糖了吧？」

劉惠英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媽成天催，他就不急。」

萬林掙了他一下，笑著說：「你也快了吧？不是介紹了一個麼？」

一個工人說：「這小子是趕上好時候了！聽工會的人說，還有姑娘找上門來，說是非北鋼的工人不嫁。」說著，眾人都笑了。

一位工人說：「頭兒，裝修的活兒，我們包了。」

一個工人往上指了指說：「我分的就在頭兒上邊。」

這時，檢查住宅社區的廠長聽到笑聲，推門走進來。眾人立時圍上來。

眾人都說：「滿意。滿意。」

廠長又說：「萬林，啥時讓我喝你的喜酒呀？」

萬林笑著說：「快了。她媽催哪……」廠長說：「好啊，好。萬林啊，我有個請求……」

萬林忙說：「廠長，你說。」

廠長說：「把小寶交給我吧。你們總會有自己的孩子。」

廠長說：「我老伴兒一個人在家，很孤啊。再說，我也快退答應我吧。」

有一位工人說：「廠長，小寶已有四個爸爸了，你……」

廠長說：「我嘛，賞個臉，就叫個爺爺吧？小寶，你說哪？」

小寶撲上來，叫了一聲：「爺爺！」

在住宅社區的水泥路上，廠長領著小寶在走……

廠長背著手。小寶也背著手。

天氣很好。



石匠的故事

說起石匠，那是我國歷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職業之一。流傳千古的碑文、精美絕倫的石刻佛像、精巧細緻的寶石雕刻，無不展現了石匠的精湛手藝。

南京有座棲霞山，棲霞山上有座千佛岩。傳說千佛岩有一千尊佛像，是六朝時候一位石匠一個人鑿出來的，最後一尊佛像一手拿著鑿子，一手拿著錘子，就是鑿石佛的石匠本人。

那時，南京是京城，皇帝最信佛。有一次，他到棲霞寺去進香，看見棲霞山的山勢好，就說要在棲霞山上鑿一千尊佛像。太監一聽，就到處去找手藝好的石匠。湊巧，在棲霞山腳下，有個石匠年輕力壯，手藝又好，被太監打聽到了，就把石匠帶去見皇帝。

從前，見皇帝的規矩大著哩，先要三跪九叩首，皇帝講話時，只能跪在地上聽，連頭也不能抬，等皇帝把話講完，石匠已經跪得兩條腿都站不直了。石匠心想：你皇帝也是人，叫我替你辦事情，還讓我跪了老半天，總有一天，也要叫你給我跪。

石匠心裡這麼想，嘴上可不敢這麼講，鑿石佛的事更不敢馬虎。從此以後，石匠就日夜不停地在棲霞山上鑿石佛了。石匠的手藝確實高，鑿一尊，是一個樣子，尊尊石佛都不一樣，大的、小的、老的、少的、坐的、站的，各有各的神態，各有各的姿勢。就這樣，他鑿呀鑿呀，一連鑿了九百九十九尊，就差一尊了。這時，太監過來告訴他，明天皇帝要親自來朝拜石佛，一千尊石佛一定要在天亮前通通鑿好。

石匠一拍胸脯說：「保證誤不了事！」於是，他當夜就把最後一尊石佛鑿了出來。

哪曉得，第二天亮起來一看，最後鑿好的那尊石佛不見了，只剩下一個空空的石窟窿。這下，石匠急壞了，早不丟，晚不丟，剛巧皇帝今天要來，偏偏丟了一尊石佛。這不是要人命嗎？再鑿一尊，時間也來不及了。

很快，皇帝到了。那皇帝倒是誠心，見一尊石佛，就跪下來，磕一個頭。石匠看見了，反倒不急了，心想：今天我倒要叫你皇帝老兒給我磕頭拜一拜了。他一手拿著鑿子，一手舉著鐵錘，輕輕一跳，跳進最後那個

石窟窿，站在那兒，憋著氣，一動也不動。

此時，皇帝已經連續磕了九百九十九個頭，早已磕得頭昏眼花，看見最後一個石窟窿裡還有一尊佛像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「撲通」一聲跪下去，又磕了一個頭，磕完站起來就走了。

石匠等人走完，才從石窟窿裡跳出來，他怕皇帝再來，趕緊依照自己的樣子，連夜鑿了一尊石像，放在裡頭。

後來傳來傳去，傳得神了，都說石匠跳進石窟窿後，就變成石佛像了。

看過興城牌樓的人都奇怪，牌樓頂的小石區內「玉音」的「玉」字寫成「王」字呢？

原來這牌樓是明朝大將祖大壽為自己修的，修牌樓時活很忙，石匠忙不過來，只好派一個小石匠來刻。小石匠不認識字，加上日夜勞累，還聽說祖大壽在錦州降過清，一賭氣就把玉字的一點刻到肩膀上去，當時誰也沒在意。

慶祝牌樓落成那天，祖大壽發現了，他非常生氣，下令把小石匠綁了起來，要殺小石匠。大家都替小石匠捏把汗，老石匠卻不慌不忙地從人羣裡走出來，問：「大帥，你為啥要殺我的小徒弟呀？」

祖大壽說：「他把玉音的玉字刻錯了，犯了欺君之罪。」

老石匠微微一笑說：「他要不那麼刻，你可要犯欺君之罪了。」

祖大壽愣了，忙問為什麼。老石匠反問他：「你修建牌樓可有聖旨？」

祖大壽又問：「可是皇上金口玉音？」

祖大壽又搖搖頭。

老石匠接著問：「那你憑啥修這牌樓？」

祖大壽說：「那是皇上點頭答應的。」

老石匠說：「這就是了，你應該知道自修牌樓要有聖旨，應成玉旨；要是皇上親自答應的，那應該刻成玉音。現在你一無聖旨，二不是皇上親口答應，只是點點頭。要刻成玉音，那就是把皇上沒說當成說，你不就犯了欺君之罪？我的小徒弟這樣一刻，就是皇上點頭答應的意思。這就把你的欺君之罪一筆勾銷，是他救了你的命，你反恩將仇報，要叫皇上知道你還有個好？」

祖大壽一聽，嚇出一身冷汗，忙親自給小石匠松了綁，還賞了十兩銀子給小石匠。

有個商人和石匠是鄰居。這天，石匠為一筆活計要出遠門，就對商人說：「我這一罐子錢您幫我保管著吧。」商人滿口答應，石匠放心地走了。

過了半年，石匠完工回來，取回罐子，打開一看，錢沒了，罐子裡裝的都是石子。石匠問商人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商人說：「石匠老弟，世上的一切東西都是在變化的，錢變成石子有什麼大驚小怪的。」

時隔不久，商人的老婆死了，扔下個小娃娃。商人要出門去做生意，請石匠幫著照看孩子，石匠滿口答應。商人走后，石匠從市場買來一隻猴子，天天訓練猴子端茶倒水拿東西。

等到商人回來了，石匠把孩子藏起來，牽著猴子去見商人。石匠對猴子說：「你爸回來了。」猴子把商人拉到屋裡，又是端茶倒水，又是拿扇子給商人扇風。

商人驚奇地問：「老弟，我的孩子呢？」石匠一指猴子：「這不就是你的孩子嗎？」

商人急了：「這不明明是猴子嗎？」石匠說：「老哥，世上的一切東西都是在變化的，孩子變成猴子有什麼大驚小怪的。」

商人羞愧地說：「老弟，是我錯了，我把錢還給你，你把孩子還給我吧。」

從前，有個財家的小老婆，外號「金不換」。她為人尖酸刻薄，又懂行話術語，最喜歡耍弄手藝人。

一天，財家門口來了個石匠，高聲喊道：「鍛天鍛地，琢耳鑿子哩！」財主的小老婆出門一看，就想誑他：「石匠，聽說你鍛天鍛地？」女人心裡明白：石匠說的天地指的是一副磨，上磨為天，下磨為地。她用手指在地上畫了個磨圓圈：「我家這一副磨你能鍛嗎？」

石匠知道她在有意為難自己，便說：「你拿塊磚頭，把磨墊起來，我就能鍛！」女人心裡佩服，就領他到磨房裡去鍛磨。

石匠一打量，這磨是大號的，他張口要一吊錢。女人說：「管飯只值



二百五，不管飯頂多給五百！」石匠說：「錢多少不要緊，鍛磨東家管飯是老規矩。」說著動手幹了起來。

晌午開飯，用人送來一碟鹽豆，一碟辣椒，兩張幹烙饅。石匠見狀，立刻脫下兩隻麻鞋，放到端菜的託盤上，又拿錘把往鞋上一橫說：「端給你東家娘子，她看了就明白了！」原來，這一鹹一辣和兩張幹餅，是女人用行規來問石匠，這石匠搭眼就識破了。他用一雙麻鞋擱上面，叫做「老腳不走路」，意思是說過的話要是不算數，就用鞋底自己打自己的嘴。這錘把往鞋上一橫，就是說：你是懂行路的，千萬不要違反了行規，要不，祖師爺要怪罪於你的。石匠這一招還真靈。不一會兒，那女人就頭頂著託盤來見石匠，說：「祖師爺還鄉了，請師傅整裝迎接！」石匠笑了笑，接過錘把穿上鞋，隨後，八大碗的酒席端了上來。

第三天鍛好磨，那女人拿出二百五十個銅錢給石匠。石匠說：「咱說

好的是一吊錢嘛！我不是說過，錢多少，叫你不要大緊嗎？」女人還是不肯添錢。石匠說：「小意思，這錢我不要啦，不過我得在你家大門兩旁的石牆上鑿兩行字，東邊「金不換」，西邊「二百五」！」

女人問：「啥是二百五？」

石匠說：「春秋戰國時有個蘇秦，身拜六國為相，一天被人殺了。齊王想給蘇秦報仇，就把蘇秦的頭割下來，掛在城門上，貼出榜文說：蘇秦裡通吳國，殺了他為齊國除了一害，兇手是位勇士，當賞黃金千兩。結果，有四個大來見齊王，爭當兇手。齊王說：千兩黃金你四人領去平分，每人可得多少？四人答：二百五！齊王怒道：好！把這四個「二百五」綁去殺了！這就是「二百五」的來歷。你願當「金不換」，還是「二百五」？」

女人碰了一鼻子灰，從此再也不敢耍弄匠人了。